

散文

长城感怀

韩振远

在国人的心中，长城如同脊梁一样，代表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说起长城，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北京八达岭、慕田峪上那峻拔庄严，如同国徽般的长城，因为那里的长城最具象征意义，登上它，中国沉甸甸的历史，秦时明月、汉时关、唐宗、宋祖，会一齐涌入心头，让人顿生万丈豪情。
中国古代建筑物中，长城可能是名头最响亮，也是唯一能给人以精神激励的古建筑，当面对国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中“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时，每个人都会热血沸腾。长城实际是全中国人的共同图腾，在所有中国人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长城又是一座防御工事，透着对安定生活的渴望，用砖石泥土筑起一道高大的墙，挡住外来民族的侵扰，就可以在墙内过上男耕女织的理想生活。只有农耕民族才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因而有人说：长城是中国先人最公开的心理。
几千年来，伴随着长城的却往往是刀光剑影，烽火硝烟，鼓角争鸣。长城并没能挡住游牧民族南下牧马，更没能阻止一个个王

还存在着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因而，除了修筑在边陲的万里长城，内地还有许多条长城，如河南有魏长城，湖北有楚长城。
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那些因为战乱而顾不得修长城的短命王朝外，只有宋、元两代帝王没有把抗御外敌的希望寄托在长城上。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宋王朝还没建立，横亘着多半条长城的燕云十六州，就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元王朝的统治者本身就是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占据着包括长城内外的大片疆土。
几年来在各地游走，我见到最多的还是蜿蜒在梁宋之上的明代长城，比如：河曲县境内黄河岸边的明代内长城，代县雁门关上的猴儿岭长城，右玉县杀虎口耸立在高山之巅的外长城，还有陕西榆林城外那被黄沙半掩的长城。这些地方的长城，有的已破败不堪，有的已成为残垣断壁，有的则已成为遗迹，但只要站在长城脚下，就会有一种苍凉悲壮的感觉扑面而来，仰之弥高。
从秦汉至南北朝的几百年间，山西一直是少数民族与汉族冲突较为激烈的地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里进我退，此消彼长。这里的长城与其他地方的长城一样，同样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与祖国各地的长城连成一体，共同谱写出博大精深、博大深奥的长城文化。



翠岚(国画) 王剑安

随笔

施蛰存与鲁迅的书单

梅桑榆

上世纪三十年代，《大晚报》副刊的编辑，寄给施蛰存先生一张印在明信片上的表格，要他填写两个栏目：一是眼下在读什么书，二是要介绍给青年的书。施蛰存先生在第二栏写下《庄子》和《文选》，并且加了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这个简单得几乎不能称其为“单”的书单，遭到鲁迅先生的痛批，施先生被斥为“遗少群的一股一帮”、“洋场恶少”，并且引起一场要不要读中国书的论争。
这场论争可谓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有些人谈到读书，仍要提及此事，并要引用鲁迅先生在《青年必读》中“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语，以证明中国书不需读，或读不得。其理由，不外是读中国书中传统文化之毒，思想腐朽僵化，云云。有的人还要引用鲁迅此文中的另一段话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分离；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

史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抱朴子外篇》葛洪《有单行本，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嵒《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细思之，岂止欲从事写作的人要读中国书，不从事写作的人恐怕也要读中国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又怎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思想文化，怎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孰优孰劣，与西方文化有何异同？有的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一团糟，但倘若问他糟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所以然；有的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得好得不得了，但倘若问他好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所以然；不过都是“矮人观场，随人说妍”，或是随波逐流，因上面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跟着应声叫喊罢了。这些人又何如此，我想恐怕是不读中国书或少读中国书的结果。而那些动辄引用鲁迅先生的话，以证明中国书不需读，或读了就要中毒的人，也不过是假思索，人云亦云而已。

想一挙剿灭红枪会，红枪会战士坚守城墙，但最终因土枪大刀敌不过洋枪，寨门被打开，红枪会战士被杀害数百人，首领王华选被铡下人头，也悬挂在荣阳城门上。首领李甲寅也于数日后在荣阳城北坑被铡，他临危不惧，高喊“打倒军阀！陈化龙是个大蠢种，红学不会饶他！”并要求不能先铡头，必须先铡腿，军副陈化龙惨无人道，令人先

须水红枪会(下)

须水红枪会在中共荥阳县党组的帮助下，与农协建立了密切联系，很多红枪会的会员积极参加农协，也是农协的会员，是一支很有希望的农民武装。但领导人张景旺缺乏政治头脑，采取了一系列盲目行动，导致红枪会惨遭失败。一是热衷于内部派别斗争，二是攻打荣阳县城。
1926年2月1日早上，红枪会会员从四面八方开到须水河西岸，七八千人臂戴红袖箍提刀持枪在等候命令。张景旺等首领在须水关帝庙部署兵力，周彦妞率部攻打西门，郭兴领人马攻打东门，与十字街口汇齐攻打荣阳县城，周彦妞逼近西门，城门大开无人把守，周彦妞挥枪飞马率部冲入城，行至学堂前，二军守城部队开枪射击，周方知中计，拔马而回，为时已晚，中弹落马身亡，红枪会死伤无数。郭兴杀进东门，赤膊上阵挥刀大喊“有种的跟我来”。楚全福等人紧跟，个个如狼似虎往里冲，此时，两旁屋顶枪声四起，10多名红枪会战士应声倒下，楚全福大呼快撤！敌人在城墙上截击，郭兴牺牲在瓮城内，红枪会战士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染红了东关大地，染红了索河流水。二军阻击胜利，令人割下周彦妞、郭兴、楚全福等人的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
19日，二军包围了须水镇，

唐小虎经常被周围的人们戏称为唐伯虎，但唐小虎既不会写字，又不会作画，更没有诗人的浪漫情调。但唐小虎有一个习惯或者叫爱好，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唐小虎特别爱干净，爱整洁。
他的举动起初被同事认为是洁癖，甚至是爱表现。比如，有的同事打扫自己的办公室，办公走廊上会留下一些拖把没有拧干滴下的水渍，唐小虎就会默默把水渍拖了。单位厕所所有雇用的钟点工早晚各清理一次，但单位二十几个人你冲我洗，洗手池难免有污渍，唐小虎经常顺手把洗手池的污渍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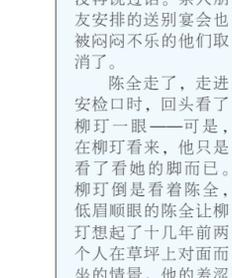


晨牧(摄影) 王继汉

看一个朋友，因为好久没来看这个朋友了，加之街道改建，到了朋友家附近，却找不到路，于是停下来问旁边一个正在清理墙上广告单的人。众所周知，大街上巷道里常见疏通下水道、代办证件之类乱七八糟的广告。当时这个人正把一个“祖传秘方”的广告往下撕，同事在后面叫：“师傅，请问兰花巷58号怎么走？”这个人回过头来，吓了一跳——却是唐小虎，同事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唐小虎却像没事人似的，说看着碍眼，还感叹道，唉，哪一天这些乱张贴的事才能彻底管好呀？同事弄得哭笑不得，说唐小虎，你爱干净干净到大街上来了，这么大的城市，你管得过来吗？
其实，同事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唐小虎家附近有个公园，他每天晚饭后喜欢到公园散步，看到有人随手丢弃的纸巾、易拉罐、饮料瓶，他都弯腰一一捡起扔进垃圾箱。时间久了，他逛公园仿佛不是为了散步而是专为公园打扫卫生的。有的人把他误认为捡垃圾的也不生气。
这个城市有一条城中河，两边的护栏上装了几排霓虹灯管，有关部门称之为“亮点工程”。时间长了，缠绕霓虹灯的铁丝锈蚀脱落，有些灯管就下垂，不在一条线上。一次唐小虎来城中

河堤走走，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取来了钳子、铁丝把灯管一一扶正，重新绑好。恰巧这一天一个领导人在一行人陪同下视察市政工程，看到唐小虎的举动，亲切地握着唐小虎的手说：小伙子，干得好，我们市政部门就需要像你这样一丝不苟敬业的人！
谁也没想到唐小虎会出意外，事故就发生在城中河堤。这一次唐小虎又发现河堤护栏的霓虹灯管有几处因铁丝脱落下垂了，就去重新捆绑，结果霓虹灯管有一处漏电，他被电倒后跌落水中，当时没人发现，不会游泳的他就再没能起来！
人们在整理唐小虎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的小学时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理想》。我们小时候差不多都写过这样的作文，理想大多是科学家、工程师、作家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我当时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人民的售货员，因为我有几次都在我家附近的商店看到一个售货员阿姨随手从大玻璃柜里摸出一颗糖就吃，我想当售货员就可以天天吃糖。当然我不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而是说当售货员是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了。可是唐小虎这篇作文，让我震惊了！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环卫工人”。我们不知道小小的唐小虎怎么没听老师的教诲，写上“当一名环卫工人”。毕竟我当年当售货员还有糖吃，而当环卫工人除了早起摸黑，流大汗，吃灰尘外还有什么好处？而那时候他怎么就想起当环卫工人呢？难道他所有的行为，业余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圆环卫工的梦？
可惜，唐小虎死了，这成了解不开的谜。

柳可没闲心实践这些花哨理论，一来供她实践的对象远走高飞了，二来贾正良的侵犯本来就够她烦的了。
柳可当宣传科长时，没少给贾正良写稿子，本以为了提职之后可以摆脱，却被贾正良正式地指定为“御用文人”了。贾正良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办公室秘书小张的不得力，拍着桌子说：张秘书，我也不难为你了，柳书记，这一段你依旧负责党委的宣传工作，你要是也干不明白，咱们就花钱雇枪手！我就不信堂堂的武霞地区办事处拿不出像样的稿子！
秘书小张满脸通红低着头，出席会议的每个人都低着头。
只有柳可心里清楚，贾正良又一次向她宣战了。
柳可将要起草的是一份经验交流报告。五天，作为新当选的市优秀共产党员，贾正良要在市里召开的表彰大会上宣读。打开电脑，柳可好久都不能写出一个字——因为，无论这份稿子写得怎样，贾正良都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切都在柳可意料之中。柳可熬了个通宵写完了五千字的稿子，贾正良只看了几眼就大发雷霆。柳可啊柳可，早知你升职之后的工作状态竟然是这个样子，我当初何必低三下四地向组织部推荐你！你这样下去，让我怎么向上级领导交代啊！
柳可坐得溜直，目不斜视地望着窗外，力求使自己充耳不闻，心情安静。



一阵风袭来，树枝摇晃着拂到露台，麻雀一惊飞走了。树下，贾正良的司机正在擦汗。贾正良每天中午都要准时去附近的辉煌宫游泳，游泳完还要享用一番辉煌宫特意为他烹制的午餐，不到下午两三点决不回还。
柳可悄悄看着墙上的石英钟，盼着贾正良快点去游泳。
一直背着柳可沉思的贾正良忽然回了头，柳可连忙把目光从上往下移回来。贾正良立刻看穿了柳可的想法，给司机打电话说：你先去食堂吃饭吧，我不舒服。
贾正良看了看柳可，说：我知道，你心里很不高兴！可是，我难道不开心吗？你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干部，你这个样子，不不等于我自己扇自己耳光吗！
柳可终于按捺不住：贾书记，我哪个样子了？
贾正良愣了一下：哪个样子？哪个样子……难道你自己不清楚？

历史 and 现实同样严峻：苏联的解体、卢布的贬值、亚洲金融危机、“四个小龙”们相继溃败；日本经济仿佛被灌了迷魂药似的一蹶不振。我们是否仔细想过：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或者巧合？如果不是，谁是幕后发力的真正推手？谁又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暗算的目标？决定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政治改革还是金融打击？
且暂搁置人民币汇率和1万亿美元外债储备不谈，那么国家层面的、国与国之间游离于正常金融秩序视线之外的政治热战的博弈，中国到底处于怎样的态势？
保尔森对中国进行一项“战略性经济对话”，伯南克也将访问。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同时抵达北京，这种出乎寻常的举动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除了人民币汇率，国与国之间还有怎样不为外界所知的“较量”呢？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18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要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编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道无形”世界首富
如果我们随机在北京或上海的街头问100个中国人，其中可能有99个知道美国花旗银行，而不知得有1个知道罗斯柴尔德银行。
谁是罗斯柴尔德？如果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军人不知道拿破仑。奇怪却不意外的是，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但它对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而其知名度是如此之低，其隐身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罗斯柴尔德家族究竟拥有多少财富？这是一个世界之谜。保守的估计是50万亿美元！
严密的家族控制，完全不透明的黑箱操作，像钟表一般精确的协调，永远早于市场的信息获取，彻头彻尾的冷酷理智，永无止境的金钱欲望，以及基于这一切的对金钱和财富的深刻洞察和天才的预见力，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世界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漩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
拿破仑的滑铁卢与罗斯柴尔德的凯旋门

连载

内森是老罗斯柴尔德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五兄弟中最具胆识的一个。1798年，他被父亲从法兰克福派到英国开拓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到1815年，他已成为伦敦首屈一指的银行巨头。
内森的大哥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打理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的大本营，他的二哥罗门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建立了家族的另一分支银行；他的四弟卡尔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他的五弟詹姆斯在法国巴黎也有一个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的银行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银行集团。此时五兄弟正密切地注视着1815年的欧洲战况。
如果拿破仑取得了最终胜利，法国将不容置疑地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如果威灵顿勋爵打败了法军，那英国将主导欧洲的大国均势。
早在战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就非常具有远见地建立了自己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快速系统。他们构建起数量庞大的秘密代理人网络，这些人被派驻欧洲所有的首都、各大城市、重要的攻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
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业、政治和其他情报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往来穿梭。这个情报系统的效率、速度和准确度都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官方信息网络的速度。这一切使得罗斯柴尔德银行在几乎所有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
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不仅是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也是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巨大赌博。如果英国败了，英国公债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
正当两支铁骑相逢的大军进行着殊死战斗时，罗斯柴尔德的间谍们也在紧张地从两军内部收集着尽可能准确的各种战况进展的情报。傍晚时分，拿破仑的败局已定，一个名叫罗斯柴尔德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亲眼目睹了战况，他立刻骑快马奔向布鲁塞尔，然后转往阿姆斯特丹。当罗斯柴尔德跳上了一艘具有特别通行证的罗斯柴尔德快船时，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时英吉利海峡风急浪高，在付了2000法郎的费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水手连夜帮他渡过了海峡。当他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时，内森·罗斯柴尔德亲自等候在那里。内森快速打开信封，浏览了战报标题，然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